



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14



凤凰出版社

太平天国 史料汇编

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

编

14

各地

江苏



凤凰出版社

各地·江苏地区·第一部分·总类

江苏兵事纪略(选录)

江宁陈作霖

咸丰元年,广西寇洪秀全、杨秀清等起,窜扰湖、湘,攻陷武、汉。三年春正月,两江总督陆建瀛自湖北之龙坪败归,贼随之而下。壬申,焚板桥。癸酉,掠江宁镇,转至南门,环城筑垒二十四,其船自新洲大胜关至七里洲,水陆号百万,昼夜进攻。布政使祁宿藻力疾巡城,感愤呕血死。

贼以矿夫穴地,埋火药。二月乙酉,仪凤门地雷发,城崩,贼千人骤登,而穴内埋地雷二,须臾又发,登者皆毙。官军争割耳献功,别股已由三山门矮城驾梯入,大城遂陷。陆建瀛奔内城,旗兵怨其引贼入境,杀之于小教场。将军祥厚、副都统霍隆武帅驻防兵守内城。二日,城陷,皆巷战死。妇孺被屠,无孑遗者。

贼遂以金陵为天京,建国号曰太平天国从俗国字,改总督署为宫。遣林凤祥、罗大纲分徇镇江、扬州,陷之。

丙申,钦差大臣向荣大军自安庆追至,绕道东抵朝阳门,壁孝陵卫。庚子,克城外土城,贼众四五千来争。甲辰,荣身自督战,击却之,乃逼城而营。三月庚戌,克通济门外三垒。乙卯,袭破七瓮桥。丁巳,已乘雾夺钟山,环城筑十八垒,号“江南大营”。

当是时,都统琦善以京兵及黑龙江马队围攻扬州,号“江北大营”。夏四月,扬州贼袭据浦口。壬子,犯六合,知县温绍原率民团御之于龙池,不胜,武举达成荣等战死,贼进踞南关。夜半火起,贼骇为神,大乱,团勇纵击燔杀数千人,余贼走金陵。

五月,刑部侍郎雷以诚以募勇至,与琦军会攻扬州。炮击城圯,总兵双来越濠先登,贼以火烧附城板道,官军登者不能骤下,伤亡颇众,双来折二齿,城竟不克。

六月丙戌,镇江贼与官军战北固山下,贼伏起,环城七营皆陷,提督邓绍良退守丹阳。戊子,贼大掠丹徒镇,常州戒严,总兵和春扼徒阳运河,贼不得南。

辛酉，江北军造楼船，攻扬州，不克，双来阵亡。壬戌，瓜洲、浦口贼合攻三汊河，侍卫都兴阿击走之。

秋八月，广匪作乱，攻陷上海。江苏巡抚许乃钊往讨，以虎嵩林为大将，分南营兵而行。

冬十一月，向荣遣军围镇江。杨秀清命贼渡高淳湖，窥东坝，冀解镇江围，荣遣邓绍良拒却之。秀清又以扬州围急，命赖汉英率众北渡，合仪征贼往援，江北军却之。丁卯，贼复由三汊河趣扬城，围师多溃，城贼曾立昌突围出，与赖汉英合走瓜洲，扬州复。江北军遂取仪征。

时江宁廩生张继庚，谋于太平、水西诸门，翻城应外兵，贼酋有受约束者。自九月至是月，凡七上书向营，又缒城诣营泣请师期，终以雨雪失约。谋泄，贼捕继庚拷掠之。

四年春二月，江北军击贼瓜洲，败绩，总兵翟腾龙战死。丁亥，琅邪乡练总薛如松等败贼于龙潭。是月，贼犯浦口，总兵武庆会六合兵拒却之。六合知县温绍原又自败贼于通江集。

三月，江宁义民宛正龙、张士义等，以张继庚前约引官兵十余人易服入城，与继庚所结死士伏神策门侧。癸亥夜，士义等登城，斩守城贼，掷头城下，呼官兵，官兵未即进。天已曙，贼四集，捕得士义等，与继庚并磔之。

秋七月，芜湖贼袭东坝，副将傅振邦迎击，大败之，遂乘胜克高淳。

先是，许乃钊攻上海，久不拔，诏夺官，以吉尔犹【杭】阿代为巡抚，领其军。

闰七月，镇江援贼与城贼约攻大营，向荣自将驻上方门，指挥诸军败之。他股由雨花台、洪武门袭七瓮桥营，亦为将军苏布通阿击退。

是月，琦善卒于扬州，诏托明阿为钦差大臣，代统其军。未至，瓜洲贼扑大营，提督陈金绶击却之。

冬十月，江北军攻浦口，向荣遣兵会之。癸卯，副将李德麟等由金汤门进，捣其巢，金陵贼飞桨来援，战方酣，南军师船已破浪至，冲击走之。于是江南大营自东而南，雨花台石垒尽下，遂逼南门而营，贼不敢出通济门矣。

五年春正月乙丑朔，吉军克上海，移师围镇江。二月壬寅，镇江贼党踞高资，扰及句容，提督余万清、虎嵩林往来拒战。壬戌，向荣遣德安往助击，沈其船无算。

三月，瓜洲贼合金山、北固诸寇西犯江浦，托军设伏九袱洲旁，与江南军破贼于七里洲。

夏四月乙巳，贼旁走江宁镇。乙酉，水师副将吴全美以红单船扫荡沿江贼垒，江路始通。

贼久踞镇江、瓜洲，为金陵掎角，吉尔杭阿、余万清屯镇江城外，各自为军。余屯京岷山，吉屯九华山，复于黄鹄山、金鸡岭筑垒以瞰贼。

冬十一月，官军掘地道轰城，火发，不能克。托军筑长围于瓜洲北，贼水陆来争，拒却之。杨秀清闻瓜洲急，遣党往援，而以悍寇自龙广山出大营后。向荣遣张国梁自仙鹤门、甘家巷进攻，遇贼大至，黑龙江马队抄其外，贼返奔，斩千数百人。他贼潜由东阳至栖霞街，大肆焚掠，国梁驰骑救之，败诸石埠桥，追至观音门而止。知府温绍原攻九袱洲，克之，旋以无守兵弃去。

六年春正月，瓜洲贼屡犯围师，不得出，杨秀清遣其党聚仓头以为声援，张国梁击败之。

二月，秀清拨大队会瓜、镇贼共犯扬州，防军溃，托明阿遁走。三月戊午朔，扬州陷，知府世焜死之。贼将由万福桥窥里下河，布政使文煜拒却之。都统德兴阿接统北军。庚午，复扬州。贼分股掠浦口，趣六合。张国梁北渡屯龙池以待之，贼至纵击，大捷，追至水家湾，适温绍原自六合来，两军夹攻，大败之，复败之于葛塘。乙亥，克浦口。庚辰，取江浦。

是月，巡抚吉尔杭阿移军高资，绝镇城运道。杨秀清遣悍党数万出句容，合镇江贼围烟墩山知府刘存厚营。诸将皆闭壁自保，吉尔杭阿独驰入其营，登高瞭贼，中炮死，存厚殉焉。向营闻信，遣张国梁驰救。五月辛未，战于丁卯桥，胜之，连战皆捷。诸将侦国梁至，倚以自壮，余万清等自徒阳运河、李鸿勋自丹徒镇、福兴马队自京岷山来会师，国梁四面兜击，贼回走九华山，乘夜袭之，皆弃营遁。游击张玉良亦捷于东阳甘家巷，于是援贼皆返金陵。

是夏，旱荒粮乏，杨秀清谋覆江南大营。密约镇江贼自东而西拊官军背，城贼自西而东与相应，溧水等处之贼横截旁出，而自率悍党，由钟山扑七瓮桥。向、张并力掩杀，贼稍却。忽大营同时火起，守兵皆散，战士仓卒亦溃，国梁独以身翼荣出，由淳化退守丹阳。诸军复集，贼自后踵至，环城外筑垒殆遍。

六月，国梁与谋曰：贼新胜气骄，又以主帅病笃而懈，击之，必大克也。众皆诺。乃遣张玉良、虎坤元先攻五里牌，烧其寨栅，渡河至黄庄桥，攻克炮台；秦如虎自定埠南渡，截贼冲；虎嵩林、明安泰为伏军；国梁自将扑贼

营，纵火鏖战，大破之，遂夺和定桥，攻凤皇冈，追贼至黄土桥。丹阳城外贼垒悉平，国梁遂拜“总统诸军”之命。

秋七月，钦差大臣向荣卒于军，诏江南提督和春代之。群贼走金坛，虎嵩林率众穷追。八月，傅振邦克东坝，取高淳，国梁自将克宝堰黄茅庄，进屯句容。

贼之踞金陵也，洪秀全深居天王府，日事淫乐，诸酋罕得见，军事皆决于杨秀清。北王韦昌晖、翼王石达开，虽同起草泽，比于偏裨，奉令惟谨。及向荣败退，秀清自以为大功，阴谋僭立，秀全乃召昌晖密图之。一日，秀清召昌晖饮，昌晖戒备以往，即席刺杀之，以东王谋反令于众，并歼其党。于时石达开在湖北，闻乱，趣归，颇诘让昌晖。昌晖将并杀达开，达开缒城走，昌晖悉杀其妻、子。秀全乃大恐，阴约东府余党于城外，共攻昌晖。昌晖逸，获而磔之，甘言召达开回，将使辅政，如秀清故事，而意实疏忌之。达开危惧不自安，还走安庆，不复归，于是始起诸酋略尽矣。

九月壬戌，张国梁夺近关桥。甲戌，败贼吉利村，遂薄溧水，急攻之。

七年春二月，江北军富明阿败贼于瓜洲。和军攻溧水，击援贼于邬山，大破之。夏五月，克其县城。闰五月，张国栋克句容。

秋九月，镇江贼出甘露寺，犯官军营，张国梁赴援增垒，扼高资，绝贼粮。贼亦扼运粮河北，筑垒相拒。国梁遣将毁其炮台，自率亲军与虎嵩林、冯子材等水陆会攻。冬十月，连克贼垒十七，进围镇江。十一月己丑，克之。是日，江北军亦取瓜洲。十二月，镇江败贼退据秣陵关。

八年春正月，虎坤元、李若珠出黄泥庵，攻之。坤元中飞炮死，若珠力战不退，夺门以入，遂克秣陵，贼众歼焉。

三月戊寅，张国梁进克七瓮桥，总兵戴文英会攻雨花台、印子山，复大破之，诸将始逼南门而军。

夏五月，贼出太平、神策门，犯大营，张玉良、冯子材等踊跃陷阵，搯其大旗，贼败走，遂攻金川门，毁城东北栅垒略尽。于是和春、张国梁定计，筑长壕困之。洪酋诫各门严守御，潜结垒于绶带洲，悉锐出突长围。国梁乃令东北围师分攻太平、金川门，西南围师捣雨花台，自七里洲至绶带洲，则令赖镇海艇师击破之。国梁策马为诸军先，逾沟烧贼营，贼溃入城，不敢再出。

秋八月，伪英王陈玉成自皖来，越江浦，扑浦口。壬戌，江北大营陷，江浦、仪征皆不守。贼分党犯六合，玉成自攻扬州，富明阿、詹起纶战西门，不

利。乙亥，扬州复陷，德兴阿走邵伯，扼北路，贼焚掠西北山至黄珏桥。张国梁闻报，渡江援之，累战皆大捷，自夜向晨，城不及掩。丁亥，克扬州。戊子，移攻仪征，克之。

贼围六合急，温绍原誓死固守，而贼来益众。北军即溃，外援绝，张国梁已克扬州，则引兵来救。己丑，击贼陈板桥，败之。贼闻张军且至，益穴地轰城。庚寅，城陷，翼长温绍原率妻、子赴水死之。

是日，皖贼亦陷溧水，知县周观铭战死。张玉良自禄口进援，攻克红蓝埠贼垒。癸卯，遂复溧水。总统张国梁败窜贼于高古山，追至江宁镇，凡小丹阳、陆郎桥、龙磨山贼垒悉平。

九年春正月，江浦贼薛三【之】元乞降，和军令降将李世忠受之，用其众，复浦口。三月，乙未，张国梁败贼于九袱洲，平附洲贼垒。

时德兴阿被劾去，江北不复置师，以江南大营兼辖。自此以后，李若珠等常屯六合之东南，围攻县城。

冬十月，贼出红山窑，截若珠后，和军遣冯子材渡江救之，复大挫，若珠溃围出，屯扬州西。贼乘胜陷浦口，提督周天培战死。

十一月，张国梁自将救江浦，克北山新卡，进攻城南各垒，平之。复蹙之于磨盘洲、求雨山、陈家集。

十年春正月，由浦口进攻九袱洲，逾重濠，火其穴，贼自相蹂死者数千。乙亥，克之。己卯，回军收浦口。渡江而南，绶带洲贼秦礼国、七里洲贼谢茂廷皆来降。熊天喜由七里洲克下关，秦礼国从绶带洲内击刘季三应之，上关亦克，余贼遁还江东门。

三月，杭州窜贼由建平袭东坝，陷高淳，徇溧阳，围金坛，剽锐不可当。壬辰，伪侍王李世贤陷溧水，总兵鲁占鳌战死。伪忠王李秀成自溧阳犯赤山湖。闰三月丁酉，陷句容。于是溧水贼犯秣陵关，句容贼犯淳化镇，与江北援贼十道并进，城贼复日夜攻大营。张国梁苦战八昼夜，贼势益增，将士以饷为和春所减，又不时给，心皆携贰，遂私布传单。己酉，天大雷雨，酷寒，一夕之间，各营火起，自相惊溃。和春仓皇走，与国梁军同抵丹阳。贼众踵至，国梁力战重伤，跃马投尹公桥下河水死，丹阳遂陷。和春走常州，贼蹙之，复走至苏州之浒墅，呕血死。夏四月戊辰，常州陷。贼由九龙山犯无锡，败张玉良兵于高桥。丁丑，入苏州，巡抚徐有壬死之。由是松江、太仓诸城皆沦于贼，唯将军巴栋阿、提督冯子材守镇江，巡抚以下皆驻上海而已。

清江为河漕交会之区，繁富亚于维扬，久为皖、豫捻贼所垂涎。咸丰十年春，河道总督庚长以生辰演戏，突报捻酋大队至，官吏踉跄走，入淮安城，市廛大被焚掠。屯将陈国瑞率兵至，贼转入阜宁，追之。至湖滩，见黄沙蔽地，若平陆然，万马奔驰，皆陷入泥淖中，国瑞尽擒斩之。

上海为通商口岸，西人设市建楼，环货山积，恃火器以为卫。苏松太道吴煦素习英、法诸酋，乃以重金募印度兵，洋将华尔领之。已而印度兵罢，募华人练习洋枪，号“常胜军”。侍郎庞钟璐倡民团，守常熟，其他江阴、镇洋乡民亦间出逐贼，皆以无援而致败。

苏、常既陷之，秋七月，贼大举围上海，巡抚薛焕及吴煦率所部会洋兵击却之。冬十月，上海兵败贼于金山卫。

咸丰十年十一月，苏州贼犯宝山，守将姜德拒却之。

十一年春二月，青浦贼掠广福林，参将李恒嵩会曾秉忠水师却之。夏五月，苏州贼援青浦，恒嵩移簕山、凤凰山营，退屯塘桥。嘉定贼陷大场、华漕诸营，进逼上海，参将梁胜章然巨炮轰走之。

秋八月，楚师克安庆。庞钟璐等乞师于总督曾国藩，国藩使延建道李鸿章谋苏州绕赴上海。江苏布政使曾国荃浮江东下，直趣金陵，召募训练，期以明年。冬十一月，上海官绅与夷酋设会防局。

同治元年春正月，伪守王方海宗攻镇江，冯子材战不利，总兵富升中炮死。扬州帅都兴阿拨援不胜，相持一日，贼旋退去。

是月，奉贤贼犯吴松口，法国轮船炮击之，退踞天马山陈坊桥。李恒嵩攻破其垒，贼走青浦，而浦东大股不退。华尔约英、法兵列阵海滨，自率米利坚人败贼于高桥，上海解严。二月，华尔攻克萧塘。

三月庚寅，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陆师五千五百人发安庆，由轮船经过贼境。壬辰，抵上海，营于城南，遂会华尔。李恒嵩兵复嘉定、青浦，留西兵与常胜军守之。英提督何伯请鸿章会攻浦东厅县，鸿章乃以程学启、刘铭传、潘鼎新、郭松林将湘、淮人攻南汇，号北路军，而英、法兵自松江进金山卫，号南路军。辛未，常胜军会夷兵克奉贤。壬申，克柘林。李秀成自将救太仓，知府李庆琛兵溃，死之。贼悉锐攻嘉定，夷酋挟众弃城走。贼益趋青浦、松江，攻泗滨，守军皆溃。夏五月甲申，鸿章急檄程学启由浦东还扼虹桥。丁亥，学启败贼于漕河泾。戊子，击破泗滨援贼，进营新桥泾。刘铭传、潘鼎新复南汇、川沙，浦东渐定。贼围松江久，华尔、李恒嵩分门要击，贼颇创，乃弃青浦城，并兵来守。壬寅，悍寇数万犯新桥，围程学启营，炮

击，寇尸填濠，践而登，学启乃开壁突击，寇骇却。鸿章自将来救，内外合击，寇大奔。外国军见其战，自以为不如，自此上海湘、淮军始振。

是月，曾国荃军驻芜湖，尽扫沿江贼垒。壬午，攻新林关，守贼降。癸未，进克大胜关。兵部侍郎彭玉麟时在金柱关，闻国荃悬军深入，虑有挫失，乃调水师由烈山驶入头关。甲申昧爽，国荃军亦至，水陆合击，贼弃关遁。水师连克江心、蒲包二洲，进驻护城河口。国荃乘胜驱军，直逼雨花台而营，玉麟乘轻舸巡至龙江关，知府曾贞幹驻三汊河、江东桥，傍水筑垒，保西路粮道。江北帅都兴阿遣师船渡江，攻观音门，袭燕子矶，破之。皖军李世忠自六合来克龙潭，皆为楚军声援。洪秀全屡遣兵攻雨花台垒，俱大败而还。

六月，黄翼升率淮扬水师逾九洑洲，浮江至上海。秋七月，程学启克青浦，留兵与淮扬水师守之。辛丑，伪慕王谭绍洸来犯，水师败之。丙午，攻北簕山营，进至北新泾，守将况文榜相持七昼夜。贼分股掠法华镇西，距上海十余里，人心恟惧，李鸿章飞檄诸将入援。八月壬子夜，程学启间道先至七宝，俄而郭松林、周盛波诸将麇集，奋力苦战。学启往来督之，贼始溃，谭绍洸走野鸡墩。癸丑，鸿章与学启会师北新泾，滕嗣武等已入况文榜营。军中见援兵至，咸欢呼杀贼，破十余垒，贼走吴松【淞】江北，复为水师所乘，毙贼无算。甲寅，刘铭传败贼于徐家汇。乙卯，追之至南翔，贼遁入嘉定，沪防复靖。

江南军中大疫，至闰八月而未已，于时苏、常贼来攻曾国荃营，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，复穴地袭屯垒，连十昼夜不休。九月，浙江寇来助攻，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，城贼与援贼相环伺，将士伤亡颇众。已而疫气稍退，开壁出击，破坚垒十三，而寇犹相持不下。凡历四十六日，度贼力疲，乃大出，诸将四面击之，群贼遂大奔，金陵围师解严。

上海军既克嘉定，谭绍洸复纠众由太仓趋松、沪，犯四江口。周盛波、郭松林分左、右迎击，败之于安亭。李鸿章自将至黄渡督战，令刘铭传当中路，程学启当右路，郭松林当左路，并力掩杀，贼解四江口围，走昆山。常胜军亦破贼白鹤江，黄翼升水师追至三江口，毁其浮桥、石卡殆尽，沪防三次解严。贼自是不敢窥上海矣。

冬十一月，常熟贼骆国忠乞降，游击周兴隆入其城。十二月，与国忠攻福山、白茆、浒浦诸海口，皆下之。钱寿仁率二千人出太仓，诣上海归诚。李秀成率无锡、江阴六七万众争常熟，福山复陷。黄翼升、李恒嵩水陆军往

救,皆不得达。

二年春正月,李鸿章以常熟急,檄刘铭传领三千人乘轮船赴福山,与黄翼升会师,复令常胜军往助。二月甲午,洋将戈登驾小舟,然炸炮,连破贼垒,遂克福山石城。周兴隆登城,见贼中火起,知援军得利,乃开四门出战,福山水陆军亦至,贼大奔,常熟围九十余日而解。

李鹤章、程学启方攻太仓,贼酋蔡元隆诈降,几覆鹤章军。三月,学启会常胜军并力奋击。辛酉,克太仓,进攻昆山。庚寅,复之。

夏四月,曾军分六路进薄金陵。攻聚宝山石城,李臣典、陈湜等率旗直上,球箭星落,敌楼火起,贼奔救不及,遂弃营而遁。诸将乘胜猛攻,于是城西南九垒皆下,复筑六新垒以辅之。

五月,杨岳斌水师、萧庆衍陆师会于江北,江浦、浦口、桥林贼皆不战而遁。国荃夜至新江,与彭玉麟等觐九袱洲形势,度陆师难飞渡,宜先清南岸诸隘,乃可北伐。丁巳,遣丁泗滨等南从秦淮向下关,喻俊明等北绕永安洲向草鞋夹,彭楚汉等为后应,玉麟率水师据九袱上游,牵贼势,岳斌自督战,纵火焚贼舰数百,缘墙而登,下关草鞋夹八垒皆克,乃移师中关,袭燕子矶,破之。岳斌侦江滨有间道,可达九袱贼壕,乃约国荃,令陆师伏丛莽中,从堤埂缺帛水而进,彭楚汉等师船夹洲上下,丁泗滨攻南岸中关。庚申,两岸战旗并举,人人殊死战,中关贼闭不出,九袱贼伏洋枪队于洲三面,伺间出击,官军精锐多伤亡。自旦至夜,传餐而战,竟以火箭射贼舟,风烈火猛,延及洲上卡棚,喻俊明等麾军直上,成发翔、彭楚汉从左右呼噪而登,丁泗滨自南岸鼓棹飞渡,将士践尸以进,九袱洲竟破,万余贼无一得脱者。癸亥,国荃攻长干桥贼垒,复大破之。

上海军攻江阴,刘铭传破寇屯二十七,郭松林破寇屯三十五,滕嗣武破寇屯十三。六月,程学启克吴江。李鸿章分军三道:学启由昆山进攻苏州;李鹤章由江阴进无锡,淮扬水师辅之;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,潘鼎新等分屯松江、上海,常胜军屯昆山,为前军援,与金陵围师声势相倚。

鲍超驻神策门,刘连捷驻太平门,城贼出犯,屡御却之。秋七月壬子,国荃攻克印子山,进逼上方桥,贼闭壁不出,攻四十日,始克之。

八月乙亥朔,刘铭传围江阴,寇内应烧门楼以迎官军,遂复其城。

金陵军将谋合围,增募至四万人。丙戌,攻克江东桥石垒,分抄至汉西门,众垒皆下。城东尚有数隘,近城者曰中和桥、曰双桥门、曰七瓮桥,稍远者曰方山、土山、曰上方门、曰高桥门,迤南则为秣陵关,以至于博望镇,亦

金陵外辅也。九月，国荃令萧孚泗等扼双桥门以东，以萧庆衍进中路，与贼相持，纵轻骑断其归路，遂克土方门、高桥门，而右路方山、土山之贼亦弃垒奔，于是七瓮桥群贼思遁。萧孚泗、李臣典东西并进，纵火焚贼营，贼冒烟突出，弃垒狂奔。官军乃由方山南进攻博望镇，克之。己巳，赵三元率众南略秣陵，至中和桥，一战而克其营。秣陵贼见马步骤至，弃垒逃，自是钟山西南无贼垒矣。

苏州攻围日急，李秀成纠众回援，程学启、戈登屡击破之。浒墅既克，虎邱、枫桥贼皆遁，追之至阊门而还。李鸿章亲赴娄门督师，秀成亦间道入城助守。冬十月壬辰，鸿章督队攻城。秀成、绍洸率万人出娄门拒战，学启麾军大进，常胜军肉薄先登，长城石垒皆破，余贼悉退入城。于时水师将陈东友登陆，破娄、葑两门二十余垒；黄翼升、况文榜击贼齐门，破之；李朝斌、张遇春亦破盘门六垒。官军三面薄城，绍洸犹率悍党死守，而郜云官等有贰心，密款于副将郑国魁，学启、戈登与见于城北洋澄湖，命斩秀成、绍洸以献。云官不忍杀秀成，许图绍洸。秀成微觉之，乘夜出胥门，由灵岩、木渎以逸。

丁酉，绍洸以事召云官，携伪天将汪有为往，即坐刺杀绍洸，开齐门迎降。学启令郑国魁领千人入城。戊戌，献绍洸首，请验。学启抚视降众，精壮犹逾十万，群酋方歃血誓生死，乞学启白鸿章，要总兵、副将官，署其众为二十营，仍屯胥、阊、齐、盘四门，云官且未剃发。学启密白鸿章，恐不可制，必诛之以定众，鸿章漫应之。

己亥，伪纳王郜云官、比王伍贵文、康王汪安均、宁王周文佳、天将范起发、张大洲、汪瑰【怀】武、汪有为出城谒鸿章，鸿章先备二品冠服待之。甫参谒，鸿章遽入帐后，学启麾伏众出，悉斩之。入城谕众，诛拒命者二千余人，余皆帖服，遂克苏州。

是时，金陵水师收高淳，陆师克淳化、解溪、龙都、湖熟、三岔镇，毁贼二十余垒，东南乡渐次肃清。鲍超又会水师克东坝、取溧水，曾军大营移驻孝陵卫。

苏州既定，刘铭传乘胜攻无锡。十一月乙巳，克之，进窥常州。李秀成由苏出驻奔牛，群贼多从之。十二月，铭传会李鹤章师并进，大破其众。秀成领败贼分布丹阳、句容一带，自率数百骑入金陵，助洪酋城守。

三年春正月，曾国荃度贼粮将匮，约杨岳斌水师巡江，见奸民运米入城，辄夺之。又令朱洪章等绕钟山后，断陆路运道，调朱南桂移营城北路。

侦知贼酋李士贵赴句容护粮，伏兵要之，贼弃粮走。国荃益锐意合围。癸亥，周历洪山、白土山，神策、太平两门。李秀成自将出钟山南，攻朱洪章营，洪章与武明良出壕夹击，沈鸿宾等出右路，武文山等左路，战良久，杀数百人，贼退上山。罗雨春击岩而上，中炮几坠，沈鸿宾继至，各挟球、火箭掷垒中，贼突火逃，遂克钟山石垒，贼所署为“天保城”者也。国荃命黄润昌等戍之，又遣萧孚泗、萧庆衍出山北，列队太平门，筑三垒，以王远和等守之。维时梁美材屯洪山，朱南桂屯白土山，塞神策门，余玄武湖阻水为固，于是曾军增至五万人，金陵城围始合，贼粮绝矣。

丙寅，苏州军克宜兴。二月癸酉，溧阳反正。寇走江阴，围常熟，攻无锡，李鹤章还军救之，贼始败散。

三月壬寅，鲍超克句容。丙辰，克金坛。乙丑，曾国荃攻金陵月围，破之。月围者，贼附城筑垣，以拒地道者也。金陵城周百里，国荃日令军士凿隧道，凡南门一穴，朝阳门至钟阜门三十三穴，篝火而入地，或崖崩窟塞，则纵横聚葬于其中。贼乃筑月图【围】穿穴以相拒，时以毒烟、沸汤入穴中，军士多死。至是乃破其围，歼贼无数，官军伤亡亦三千人，坚城可计日下矣。

是月，李鸿章督军围常州，府城西贼营犹二十里，环列运河左右。乃令刘铭传攻其西北六垒，郭松林等攻陈渡桥八垒，张树声等攻河干诸垒，尽破之，于是贼西道皆绝。已而炸炮坏城数十丈，陈坤书以洋枪抵城缺，官军与贼多伤亡，终不克。

夏四月，鸿章令军士傍河筑长墙，设浮桥，刘铭传攻北门，戈登攻南门，郭松林、杨鼎勋应之；刘士奇、王永胜攻东南隅，张树声应之。丙子，水陆并进，炮声如雷，烟焰扑城头，旧坏城复倾数十丈，贼以人塞缺口，值炸炮，则砖石旗械激起天际，然旋死旋集，终不退。鸿章益挥军登城，郭松林、刘士奇、王永胜接刃战城头，久之，贼始溃。伪护王陈坤书、伪列王费天将皆就擒，弃械跪降者数万人，遂克常州。壬申，冯子材以镇江军复丹阳，刘铭传进屯句容。

五月，诏李鸿章会攻金陵。曾国荃以功成在即，耻借力于人，激励诸将，日夜进攻。而太平门外龙广山石垒，贼所号为“地保城”者，不得则形势终不便，乃督李祥和等发炮轰击。己巳，克之，遂筑炮台于上，俯瞰城中。当炮所击，城堞皆圯，因从炮密处浅穴其下，而积湿蒿、覆沙土，高与城等，声言“将践登”以疑贼。

六月，天久不雨，国荃露祷，须臾龙见，雨大至。甲申，地道成，国荃夜

寝,若有人促之惊起,趋洞口,呼守军,李秀成果出袭营,遣党持火弹烧芦蒿。伍维禄、彭毓橘分击获免。

乙酉,国荃令朱式云草檄诫诸将,悬赏募敢死士,待城破,先入。于是李臣典、朱洪章、伍维寿、武明良、谭国泰、刘连捷、张诗曰、罗雨春、沈鸿宾九人誓先登。日午,地道火发,城崩二十余丈,砖石雨落,李臣典等蚁附争登,贼反然火药下烧官军,众稍却,彭毓橘、萧孚泗手刃数人,弁勇皆奋乘城缺入。朱洪章、沈鸿宾、罗雨春等攻中路,在伪王府北;刘连捷、谭国泰、张诗曰等攻右路,循台城、趋神策门,适朱南桂等梯攻而入,遂合取仪凤门;左路则彭毓橘由内城至通济门,萧孚泗等夺朝阳、洪武门,守陴贼诛杀殆尽;而罗逢元等从聚宝门入,李金洲从通济门入,陈湜、易良虎从汉西、水西门入。李秀成方趋汉西门,为陈湜军所阻,还走清凉山,匿民房。黄翼升水师攻夺中关,乘胜至汉西门,与陈湜等合。于是金陵九门皆破,日已暝矣。贼犹保子城,夜半,自纵火,焚伪王府,因突围走。黄润昌等露立龙广山,袁大升等循城南,遇逃贼,要击,斩数百人。张定魁等追贼,及之湖熟,俘杀殆尽。城贼多自焚,或投池井。洪秀全已前一月死,其子洪福瑱,年十五六,余党挟之走广德去。国荃传令闭城救火,获玉玺二、金印一,伪忠王李秀成、王兄洪仁达等皆伏诛,凡杀贼三千余人,毙贼十余万。捷闻,封曾国藩一等侯,加太子太保衔;曾国荃一等伯,太子少保衔,并赏戴双眼花翎。其余文武论功进秩有差,江南平。

同治三年,江南粤寇既平,有赖文光并归捻逆中,与任柱、牛老洪等出没豫、鲁之间,其势益炽。

四年,诏曾国藩督师北征。秋八月,驻节徐州,先办湖团案,以清内奸。

湖团者,铜山、沛县之交,有微山湖滩地,咸丰四、五年间,黄河溢,曹州山东难民唐守忠率众居之,垦地百余里,众数万人,徐州官吏已升科定赋矣。其地膏腴,岁收数倍,铜、沛民艳而争之,湖团乃结捻自助,仇杀无已。铜、沛民诉之国藩,国藩下令驱逐。或谓寇氛逼近,激之且尽化为捻,国藩不为动。令刘松山引兵屯团中,团民皆携农器回山东,拨银四万,使原籍牧令抚恤之。徐境以安。五年,奏设同知一员于湖围故地以治之。

夏四月,张总愚走丰县,任柱走睢宁,刘松山败捻于湖团。捻自丰、沛犯徐州,董凤高、李祥和却之。五月,刘松山追捻徐州西,屡破之。

冬十月,捻分为二,任柱、赖荣【文】光为东捻,走丰县,刘铭传横击之,复败入沛县湖团而北去。

六年夏六月，东捻南趋赣榆清口，刘铭传等屡败之。秋八月，李鸿章自济宁移节台庄。捻扑宿迁运河，牛师韩等拒却之。复扑老刘涧，姚广武截击败之。乃北走邳州，为潘鼎新所要，还走海州。九月，刘铭传追败之于王堰牛山，捻自赣榆横趋入峰县山中。

冬十月，铭传追贼于徐州北，日行百余里。任柱耳受枪伤，复奔赣榆。铭传自当赖文光、牛喜子，而令善庆当任柱。捻皆百战之余，殊死斗，善庆令骑兵下马结阵，以洋枪排击，捻死亡相藉，犹进战不已。天忽大雾，铭传令丁寿昌等乘雾绕捻后，赖、牛两酋皆遁。众军萃于任酋，捻党潘贵升为官军内应，自后狙击，呼曰：“任柱枪毙矣。”遂大奔。

群推赖文光为首，潘鼎新追击于海州上庄，大破之。十一月，捻众为官军所逐，大溃于寿光，覆没几尽，赖文光率千余骑鳧水奔沐阳。十二月，捻渡六塘河，牛师韩、程文炳俘斩百余人，刘铭传、郭松林由山东疾驰六百里，追至清江，黄翼升、李昭庆追至淮安。捻由宝应、高邮趋扬州，沿运河而行，不敢纵掠。至瓦窑铺，遇吴毓兰，执斩文光，残党走六合，剃发而散。牛喜子、任三庆等诣李世忠降。东捻平。

（选自《江苏兵事纪略》卷下，页三十一至五十一）

金陵兵事汇略

江宁李圭小池

据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清光绪十三年刻本

序

语曰：“安不忘危。”又曰：“居安思危。”夫能不忘与思，则必日图所以久安，而胡至阽于危也。金陵自孙吴降及前明，屡为都会，庶富繁丽，几雄宇内。皇朝抚临华夏，深仁厚泽，化育涵濡者逾二百年，无计吏横征，无酷吏滥刑，井邑桑麻，恬熙沃衍，而士民之熏陶沐浴者，既久且深，又非明以前所得京也。然而承平日久，遂至习安忘危，奚暇致其思哉。慨夫天塹之称，固以江也，而不知一旦有警，猝弗及备，亦江也。是不忘之与思，乌可一日泄泄也乎。洪逆等之起西粤也，鲜不谓去金陵数千里，祸奚能及我，熟知其一人楚南，是祸已在眉睫下矣。溯癸丑春，贼自鄂、皖顺流下，甫十日陷之，踞为老巢，僭尊号，窃帝制，首尾十有二年，金陵之人，死以数十万计。是岂曰危，直亘古未有之浩劫矣。缘其致是之由，宁非忘与不思也欤？同治甲子巨憝授首，孑遗之民出水火，登衽席，重睹升平。其一郡七邑之陷于贼，与夫官军克复，大功告成，诸时日情形，载在诸家著述，固既备既详，第诸家所载，间未一辙，卷帙浩繁，弗易萃诸书供几案，既萃矣，又或苦不暇翻阅，或翻阅仍未必即能省记，故恒有欲道故土兵燹事。而因历年渐久，无从追忆，或以记载岐出，莫衷一是，或以卷帙浩繁，又非专记金陵，遂望洋中止，凡若是者，不一其人。若不摭拾群言，汇成专集，用垂龟鉴，而致不忘之与思，再数十年百年而后，几不复知有前此之荡析离居，仍耽溺安逸，是之谓习安忘危，尚奚有于思，顾可弗惧哉。窥维《平定粤匪纪略》一书，叙事虽涉太简，其于各城隘失陷克复时日，悉本邸抄，与国史相表里，爰取为底本，而兼及王氏之《曾文正大事记》，钱氏之《吴中平寇记》，秦氏之《平浙纪略》，王氏之